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山集卷十一

宋 文天祥 撰

啓

謝陳正言

省愆私室方負耒以耕綿拜命公朝忽乘輅而使楚初  
咨詢而咨度終受察以受容踰跋拾遺敬箋主進某名  
浮實淺意廣才踈早歲飛騰真有終軍之銳中年閱歷

始知元亮之非頃飯牛吉水之陽有秣馬湘江之旨此  
運使大體既無士遜之良去監司不才聊見希文之志  
進退用舍固各有命栽培傾覆亦因其材此真生我之  
孟孫安得酖人之叔子歲年忽忽空懷躍冶之羞風雨  
悠悠久斷問釣之夢不謂一寒之零落未為諸老之棄  
損取彼蒼葭謂粗嘗於霜露憐其舊繡使復出於波濤  
血指創深見啜巧匠折肱痛定敢詭良醫方祈偃息於  
支離俄責驅馳於跛蹙慨念重湖之今日浸憐一面之

北風孔明之駐臨蒸正在破荆賊之後曹劇之戰長勺  
或云察魯獄之功凜受任於艱難恍聞風而興起孰主  
張是遂躋登茲茲蓋伏遇某官寒露清永泰山北斗雖  
剛不吐柔不茹卓然論事之風然過者化存者神偉甚  
容人之度遂使山林之深密復叨原隰之光華某敢不  
祇若平反對揚欽恤鞭辟虺隤之陳迹濯磨鞅掌之新  
功元龍百尺樓知將展下牀之拜王尊九折坂某敢忘  
叱馭之規皈倚方長敷葉祇淺

謝陳侍郎存

省愆私室方負未以耕綿拜命公朝忽乘輶而使楚初  
咨詢而咨度終受察以受容稽首席間通志閣下伏念  
某名浮實淺意廣才踈生平事可對人粗有聞於涑水  
仕太早不及學或見笑於垂崖捫心每念於息肩回首  
不堪於鑄錯司馬橋乘駟豈應聞命以疾驅管城子免  
冠正當為法而受惡然而兩停漢傳再黜周行皆緣一  
日之瑕疵自取十年之坎軻悠悠白日空懷毀瓦之思

落落青山久斷問釣之夢不謂元日闢門之始猶在皇  
華遺使之中追天上之雲龍望不到此詠人間之蕉鹿  
意若安之血指創深見嗤巧匠折肱痛定敢詭良醫方  
祈偃息於支離俄責驅馳於跛躄慨念重湖之今日浸  
隣一面之北風孔明之駐臨蒸正在破荆賊之後曹劌  
之戰長勺或云察魯獄之功凜受命於艱難恍聞風而  
興起孰主張是遂濟登茲茲蓋恭遇某官拱壁元圭泰  
山喬嶽邇英殿之勸講總是經綸古靈臺之薦賢不遺

氣類遂令起廢復忝司平某敢不激厲新知濯磨舊玷  
沐浴蓬萊之風露昭蘇蘅芷之江山皇帝清問何擇非  
人願言奉教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倘遂陳情歸倚意長  
敷宣喙短

賀曹尚書孝慶

兼給事中

選高春伯光映夕郎劍履摩雲煥清朝之文物簪裾照  
日侈丹地之恩輝鼓舞風雷動搖鴛鴦恭惟某官名高  
二陸才備百參風雲上下之交攜呵龍虎天日清明之

瑞鞭駕鳳皇春行霄潢之三麾星煥江湖之四節蘭臺  
璧水安定龜山彤管青蒲歐陽司馬出袖磨霜之鉞浩  
吟捲雨之簾階轉松陰旗翻柳色白馬盤陀之覲日紫  
囊筆橐之生風矧批敕瑣闌任朝廷之綱紀而侍言經  
幄啓帝學之光明用頌一命再命三命之榮特懋大書  
特書屢書之績卻高麗使止西蕃馬讀青史而猶香還  
諫臣敕繳內侍官凜清游其未遠必兼廣申公之十論  
必細陳溫國之五規要看久遠之功名盡展平生之經



濟其濫巾遠服望履層霄星度文昌遙想蓬萊宮之氣  
雲行石鏡尚磨蛟龍字之碑心曲葵葵毫端草草

賀劉尚書啟

命渙九旒光升雙履風清畫省準繩帝世之百工雲擁  
仙臺刀尺周官之羣吏濡毫綠淨拜手紫微恭惟某官  
吞吐龍湫卷舒鴈蕩清規映日耀西華之金晶直氣摩  
空屹南都之鐵壁威鳳祥麟之出處慶雲瑞日之文章  
一疏辨姦少日老泉之氣識十條論事平生小范之精

神自損麓堂陞之交而黻藻帝皇之度獨到古今之未  
到能言天下之難言為御史為諫官張膽論事真舍人  
真侍講吐辭為經儒榮方試於一時柄用遙開於九軌  
乃需三命再命之渥徑通前行後行之班細擅廣廈之  
席重龍泉文淵之劍二時方艱大公竭論思余安道決  
邊議於朝廷真工部長蘇子容戒功臣於疆場為吏銓  
師發揮黃旗紫蓋之精靈盡掃枉矢撓搶之芒角前籌  
彪炳疊組蟬聯采石江流更展中書之畧海壇沙漲遄

符宰相之謠其羈足馳原阻心賀厦文昌星度衣冠徒  
想於後塵岫嶺雲飛草木願濡於今雨鋪陳喙短激躍  
心長

賀趙侍郎月山

太平州  
赴台

選表揚綸歸中持橐采石洲之明月光照海山通明殿  
之紅雲影搖河漢介圭覲只會弁驩如恭惟某官玉粹  
金剛氷懸雪跨清廟生民之作膾炙諸公干將莫邪之  
鋒指麾餘子自傍天而行斗牛之渚便拔地而起湖海

之樓出入兵間月柝燈碁之耿耿驅馳江上參旂并鉞  
之堂堂儒臣知兵從古所少天子謀帥必在其中方建  
燾而前千軍遶帳而不動及還笏而去二童隨馬而有  
餘悠悠四顧於山河落落一麾於江海嘯吟水石酹謫  
仙捉月之魂上下風檣訪舍人麾軍之迹慨然有神州  
陸沉之歎發而為中流擊楫之歌屬傳風景於峴山忽  
駭波濤於天塹長江為備不數處可共險於酹人朝廷  
養兵三十年當成功於儒者乃疇庸於東掖乃趣貳於

西曹太乙靈旗出陪豹尾鈞陳玉檻進逼鼇頭青天白  
日鳳皇之聲名高山深林龍虎之氣勢前行為兵部小  
紆帷幄之謀大本在中書並正鈞樞之拜某濫中劇部  
望履修門班漢從於甘泉宮喜稱知己勒唐功於浯溪  
石已戒有司

賀荆湖汪制帥立信

中禁出綸上流易鎮尚書天之北斗光動玉垣荆楚國  
之西門勢雄鐵壁擅帷膽落旗蓋風生恭惟某官意氣

吳鈞宵襟彭蠡蒼龍捲四海之水援地威風巨鼇戴三  
神之山擎天砥柱表表二三豪傑恢恢數萬甲兵起觀  
江漢之危枰政急波濤之巨楫峴山落日追思羊太傅  
之經營江左流風孰奮管夷吾之慷慨乃易長沙之節  
乃高建禮之門北繞潁沔南卷沅湘一新牙纛東達吳  
會西通巴蜀重整金湯然且許克國以便宜授孔明以  
節制真儒無敵於天下此敵已在吾目中箭青海弓天  
山索鞬敵愾盃長河塊秦華樽俎折衝陳六月北伐之

詩刻萬年中興之頌式歸几几晉位巖巖某隄睇齋壇  
阻陳賀履星輝翼軫莫隨東野之雲龍月滿關河尚策  
祁山之流馬衷旌搖曳舌筆單踈

廣西李經畧經過迎狀

圭裳東覲牙纛西來畫鷁鏡秋懸桂林之明月繡屏帳  
曉拂石廩之行雲雷馭先驅天吳起舞某摩挲脫屣飛  
遶前茅逐東野之龍久懷上下拜北平之馬重覩傑魁

請廣帥會

傳鼓上清湘桂舟度曉舉杯邀明月楚觀生秋輒扳干  
乘之光華重話六年之契闊舳龍飛動豈敢為從者之  
淹檣燕慙懃且為盡故人之飲

折送諸監司巡歷會

問楚囚而返棹幸接席間傳郵錄以稱觴幾成瓦後欲  
游邀於金轡恐重溷於冰壺獻芹而效野人顏之厚矣  
折枝以奉長者禮亦宜之區區卷俎不腆僭易馳獻如  
沐肯留萬有餘榮



回朱帥參

疇庸紅旆贊畫油幢羅帶玉簪卷嶺麾之雲氣銀濤青  
壁籌湘柳之春風五朵施先七襄禮後某官春容之度  
瞻蔚之文颺起雷轟揭修名於千佛霜懸雪跨斂神氣  
於九仙弓矛洛下之耆英領袖湖南之賓客月暗秋城  
燈明夜觀日臨仙掌烟傍袞龍小駐籌帷促歸輦路某  
居慚未見切幸寅同訪赤宇於山尖喜陪新雨望冰壺  
於幕下隄結飛霞繾綣情深敷茶詞約

回劉運管志叔

周隰馳馱恍波濤之移繡祁山流馬催帷幄之運籌一  
介施先七襄報後某官鞭駕英雄之意氣攢吸霞雨之  
文章雲杏露桃艷神仙於蓬島燈碁月析重賓客於湖  
南小泛紅蓮佇歸青瑣某俯慚小草仰儷花逢故人  
於瀟湘尚珍金玉毀天孫於雲漢莫報檐榆

回葉茶場

車來今雨載征濡轡之塵旗展春山遠聽杖藜之句感

君雙尺華我六絲捧雲漢之織裳莫將瑤報撫波濤之  
舊繡回藉瑱規

賀桂陽劉守

疏綸鼇掖作鎮熊湘天上仙班猶帶觚稜之月湖南道  
院新行茶戟之春條貫昭蘇耄倪驩舞恭惟某官真霄  
漢士為文章翁神五老之風烟插天秀色卷三神之霧  
雨搏海壯圖自騰翔殿角之雲已錯落班心之玉飽看  
芙蓉之輝媚尋歸芍藥之從容記大史之名山金匱石

室籌將軍之武庫紫電清霜小橫桂水之烟歡戲萊衣  
之綵築騏驎道夫路雷動先聲驅蛇龍放之道春生敏  
手襦歌鼎鼎綈台堂堂某息蔭載騏叨恩便養東馳西  
驚迹將遠於江湖夜醉曉行心相望於霄漢輪囷抒謝  
豪枯色羞

賀寶慶王守

丹詔起家彤幃就國跨茅山鶴來從勾曲之洞天分竹  
使符出領瀛溪之霽月感先未識樂在寅同恭惟某官

鴈蕩孤峰梅溪的派激龍湫而和妙墨箋古史倚相之  
書執牛耳而主齊盟負大學何蕃之望大車九軌砥柱  
百川峩峩天上之神仙佩蒼鳴曉纚纚水邊之花氣戟  
畫闌春風行蘭國之江山煥轉梅峰之草木銀菟出色  
畫鹿生光川暖玻瓈小駐挿天之紅旆花深翡翠佇馳  
度漢之紫泥某舊繡靦顏新麾照眼九州地接獨先鄰  
燭之光一水江連飽聽今禱之頌衷旌搖曳舌筆單踈

賀道州王守

鳳檢揚庭熊旂赴鎮翩翩趙公子星煥九霄粲粲元道  
州風行千里騷蘭香度童竹歡傳恭惟某官簫鐘瑤簾  
之音金井玉輪之操當家清白撫千佛之青檀上界葱  
蒼接九仙之玉佩出則螭蜿於湖海入而黼黻於周行  
衣冠照須女之珠樽俎總從戎之柝卷紫電清霜之氣  
主光風霽月之盟駟龍蛇放之菹春生敏手棄馭驥當  
夫道雷動驩聲發游及於新硯走神丸於迅坂民歌來  
暮公快行春香戟凝清和墨剝吟於碧落壘書照渥追

鋒從覲於紅雲某龜技已窮牡驅何補九州襟帶喜親鄰燭之輝萬井旌旗滿聽今襦之頌溶溶新雨疊疊下風

賀永州表守交割

春生騎竹吉耀菟銀揚照軫之旌旗布先庚之條貫風行千里庭迅三吾某喜滌籥之辰良即盍簪而申慶並馳泓穎預訊轅和

回前人

懷紱湘源榮分半竹飛書楚觀光挹前茅為華綠淨之  
江山猶帶紫清之烟霧沸歡聲於稚籥浮喜氣於寒蕪  
瞻鸞鵠於北平楚然擊節為雲龍於東野幸甚執鞭稟  
結占酌輪囷覲謝

請雷州虞守

領紱海邦低簪楚觀太史紬金石契閱十年故人逢瀟  
湘會并一日喜來今兩願款清風

送前人別禮



剪燭空涼喜話巴山之雨解維浩渺莫追溟海之風隋  
聞傳鼓之麾呵曷究執祛之繾綣折梅花於岫樓愧我  
騷騷隨雲氣於蓬萊為君媿媿

回諸郡守冬

陽氣應黃鐘時哉南至兵衛森畫戟貺我東風昭黼黻  
於魯臺噓塵埃於楚觀恭惟某官陽明人物雷動聲名  
麗曉旌旗照映壺冰之潔行春鼓角發舒圭影之和近  
七日之朋來進三朝之元會某坐馳梅影踰借芸香宮

線添長正覲顏於挹繡雲門入奏惟洗耳於歌襦

回諸郡送年酒

開荆楚之畫雞舊梅如夢賦蘇州之清燕新麴生香挹  
宮錦之淋漓醉屠蘇之先後從太守樂知同元日之春  
為細民斟願廣東風之賜

回諸郡賀年

條風開獻節雄律鳴春戟衛森清香雌堂麗曉茨梁介  
祉草木生輝恭惟某官氣度陽明精神雷動玉珂舊影

光搖白獸之尊皂蓋清塵彩照蒼龍之角小聽歌襦之  
暖即來台綈之温某坐閱一基踰瞻五馬回車雲近方  
懷邛坂之思化犢日長尚味海瀕之譜

送徐權府折俎

舟沂鴈回載沐瀟湘之雨雲連燕寢渴陪桃李之春恐  
廢聽崇薄言羞藻乞為寒水玉恨莫對於冰清走置錦  
屠蘇敢坐將於鄮綠

回前人請宴折俎

帆浦乍歸沐東風之飛錦鈴齋相望荷北海之開樽清  
來畫戟之香綠折瓊芝之草碧簫隄卷如坐使君之林  
玉案無酬有愧美人之繡

回前人送轉官折俎

影廩下隰奚補毫釐步進員階忽僥分寸正自憐於磨  
蟻乃特枉於緘魚感折寄之慙懃佩相期之汗漫共明  
月千里肯分此光賦終日七襄若何為報

回前人送冬

陽氣應黃鍾時哉南至兵衛森畫戟  
旣我東風昭黼黻於魯雲嘘塵埃於楚  
觀芸香在手梅意彌襟日表迎長正  
靦顏於把繡雷鼗入奏惟洗耳於歌襦

回柯權郡謝舉薦

為仲舉題坐彼美監州薦侯喜有詩薄言報國度清風  
於燕寢灑今雨於鴈回大丈夫即真竹膺兔紱我鄉人  
未免聊謝貂綸

回前人賀得顛

對岫嶺之行雲何功將指沐崆峒之新雨為養叨恩志  
甫遂於循陔音首勤於傳驛某官以錦裳手誦緇衣詩  
王事靡盬豈敢定居同心心而體國君子不匱永錫爾  
類推老老以及人遂令回邛坂之車亦猥捧江城之檄  
某感深烏哺愧甚鷄濡顧影躊躇漸有雲東西之迹懷  
人飛越相望斗南北之輝

回李潭倅謝上

渥渙紫泥光紆朱紱蓬萊雲氣隨太祝之輕裘湘水月

明照監州之緹軾茲憑回鴈薄謝來魚某官大雅孤標  
真清偉度玉珂金鑰聯天上之神仙青壁銀濤重湖南  
之賓客佇攜風幘歸趁星靴某隄奉儷花相輝芳杜拂  
山尖之科斗敬襲清霜聽江上之琵琶更傳白雪

回諸郡倅賀冬

九寸黃鍾律和動緹帷五丈畫堂旗春生錦段芸香在  
手梅意彌襟某官氣類陽明精神水潔賡庾樓之曲聲  
徹雷鼗續溇浦之吟文裁宮線清露曉濡於驥尾韶風

夜度於駕行某隅繡何工屏泥借潤瀟湘波暖照明月  
於胡牀岫嘯烟寒倚行雲於仙鞵

回諸郡倅賀正

攝提貞孟陬青規絢綵風流半刺史朱紱生輝陽德斯  
升元氣之會恭惟某官聲名雷動氣度春溫緹軾清塵  
色照蒼龍之角玉珂舊影光搖白獸之樽小分千里之  
辰旌卽下十行之夕詔某坐驚歲始諭贊州端波暖江  
湖求趣東西之駕風和山水相望南北之樓



回諸簽幕賀冬

黃鍾陽氣應緹幔香深冰壺幕下清彩毫燠轉芸香在  
手梅意彌襟某官氣類陽明聲名雷動胃蟠五色卷舒  
宮線之紋音度九韶出入雲和之瑟小分光於烏幕即  
翔舞於鴛行某軫野相望繡隅何補招呼和氣隄看仙  
鞞之華上下春輝密贊賓帷之勝

回諸司諸郡幕賀正

閱雞戶之年頌驚元日賞龍門之雪隄企光風暖透荔

芸意行蘭芷某官聲名雷動氣度春融綠幕生輝光照  
龍杓之彩朱絃奏雅音諧鳳律之陽衣冠小立於金臺  
環珮即趨於玉府某相逢甲換猶喜寅同夜醉曉行漸  
作江湖之隔雲飛川泳永言霄漢之期

回施帥準送別

望冰壺於幕下遙結飛霞映赤宇於山尖喜來垂露寵  
先一介禮後七襄某官冰雪孤標雲霄名閱玉珂金鑰  
接江左之衣冠青壁銀濤贊山南之鼎軸籌帷小駐輦

路過歸某服膺夾袋之儲決意緇衣之好南轅北轍迹  
遽隔於江湖左弭右韆心相期於霄漢輪囷欲謝橐結  
是慚

回洪準遣到任

袞鉞掄材油幢疏渥花明湘水分曉月於紅牙柝靜鄙  
城生春風於色筆一箋愧後六儷施先某官威鳳鳴陽  
神駒奔電貂金奕奕發五彩之芝英簪玳翹翹結九歌  
之蘭佩小駐清壺之下即陪赤舄之東某隄企芳塵喜

聞新雨從軍古云樂刺羨燈棊織女不成章莫酌裳錦  
回趙檢法

馳絲無補愧行湘水之春贊幕多竒遠灑縉雲之雪施  
先一介禮後七襄某官瑚璉英姿泉阿神物洛陽龍門  
之清賞吞吐風雲軒轅鳳樂之妙音鏗鉤金石小游綠  
水即近紅雲某久徯寅同未諧辰見云云

回諸郡教官賀冬

吹琯動浮灰時哉南至講道出新貫貺我東風梅意彌

襟芸香在手某官精神冰凜氣類陽明文鐸聲揚一片  
雲和之瑟書氈色麗五花宮線之紋徑攜三鱣之春入  
慶六鼈之曉某何功把繡徒愧織裳岫嶺烟寒自笑庭  
揚之影瀟湘波暖第傳泮藻之清

回諸郡教官送別

星馳隰轡宮浮棘影之塵日麗堂氈喜過槐陰之翠輒  
憑回鴈占謝來魚某官蓬萊文章華岳瑚璉曉開雲  
纒纒聲猷清泣泮芹源源教思聊汲清湘而變鄒魯行

瞻黃繖而講唐虞某將指何功同心有味南轅北轍迹  
似遠於江湖左圖右書情相期於霄漢

回桂陽劉教授

日麗鱣堂喜近松榆之翠星華鴈嶠有來芹藻之清知  
在歲寒舞慚地窄謂草木吾味賦聊誦於梅花毋金玉  
爾音振隄聆於杏鐸七襄匪報三宥為榮

回林教授

時雨鶴峰新蕤度曉清風鴈嶠塵臬生秋不言而意已

傳未識而氣先感謂草木吾味賦聊誦於梅花毋金玉  
爾音振諭聆於杏鐸

回張教授

春滿鱸堂覃藻芹之教思書來鴈嶠出草木之味言先  
舉所知豈非吾願南轅北轍迹遽遠於江湖左弭右韃  
心相期於霄漢

回胡山長

挹西山之新雨如見其人納北窻之清風喜有此客亟

憑回鴈占謝來魚某官蓬萊文章華岳瑚璉曉開雲杏  
文采九霄清照川花書香五色重濯濂泉而浴洙泗行  
趨廣廈而講唐虞某恍舊繡之濡絲捧儷花之盈袖永  
為好也愧莫稱於報瓊能無誨乎尚有聞於振鐸

回邢山長

開帝館之雲秋蕤度曉織天孫之錦晴綺絢空一介施  
先七襄禮後某官岷峨鋒鏑蓬萊文章紅杏碧桃艷神  
仙於天上粉牆紫界重賓客於湖南小對簷花即歸院



柳某幸償未見且賀寅同自笑黔驢難策再衰之鈍相  
逢衡鴈願聞三益之規

回衡州江判官

從軍帷幄欣雲近於蓬萊贈我瓊瑤喜露承於霄漢施  
先一介禮後七襄某官玉尺懸冰金莖淪露紫霄縈頂  
扶搖溟海之風綠水影纓談笑郾城之月佇看飛鷄即  
遂造鴛某欣捧色絲有華蕙綉擷瀟湘之草隄寄鴈回  
望江漢之雲莫將韶報

回趙判官

芙蓉幕畫見推三語之清  
桑梓年情僅效一言之鴈舞  
袖方慚於地窄  
織裳乃逐於雲來  
瀟相逢故人薄  
酬今雨宵漢瞻佳士  
徒竚下風

回郭判官

雲近熊山有美芙蓉之影  
書來鴈嶠頓生杜若之香  
三語施先七襄愧後某官  
珊瑚文采冰雪聰明空冀比之  
羣神行巔願望湖南之幕  
鋒淬鉅鉦小贊凝森迺班清

切某偶諧聚軫多幸同寅意重冰清深謝宜教之句贈  
隆錦織莫酬幼婦之辭

回陳撫屬張監倉

馳絲何補媿岫嶮之春風畫幕多竒賁瀟湘之華月施  
先一介禮後七襄某官絕俗精神識時俊傑洛陽龍門  
之清賞吞吐雲烟軒轅鳳樂之好音鏗鉤金石少凭玉  
帳即覲壁璫某多幸寅同有懷未見南轅北轍迹似間  
於江湖左弭右韃心相斯於霄漢

回黎知錄李司理

駢馳遠使空拳杜若之雲俊逸參軍辱贈梅花之雪舞  
慚地窄知在歲寒某官巧鑄鉅鈺清摩鼻扇剛風度筆  
廣平賦之淋漓寒露照襟何遜詩之灑落小需鞠草即  
看攢花某共客瀟湘期君霄漢重緹錦段莫酬明月之  
珠空羨紫鱗擬結橫江之網

回永州司理司戶

梅花鐵石心相知已晚金薤琳琅字多謝何厖味也同

吾惠而好我緇兮又改嘆舞袖之地寒白也不羣喜錄  
屏之天近

回謝司法

星馳周隰將為養以懷歸春度燕臺乃覽輝而來下載  
憑回鴈薄謝來魚某官華岳清冰海水明月鏗鈞金石  
軒轅鳳樂之好音上下風雲洛陽龍門之清賞小吟蕖  
綠徑照藜青某夙幸同寅踰瞻聚軫南轅北轍雖遽隔  
於江湖左弭右韃正相期於霄漢

回諸縣宰賀冬

觀臺雲物曉看五色之書彭澤風流春度一同之詠駢  
花委艷芳杜生香某官氣類陽明精神冰潔霞飛錦織  
卷舒宮線之紋春落弦聲上下雲和之瑟佇翔鳧影晉  
造鷄行某邇只畫簾儵然隔繡撫庭揚於岫嶺空負分  
陰培浦柳於瀟湘喻看一碧

回諸縣宰賀正

攝提貞孟陬八荒開壽連城得茂宰萬象皆春花柳無

私茨梁有慶某官聲名雷動韻度天和文艷錦機光照  
龍杓之彩風生玉軫音諧鳳律之陽舒舒蒲穀之香進  
進蓬萊之武某坐驚甲換猶喜寅同為秋浦官孰禦春  
風之鳥送長沙客相望明月之舟

回衡山趙宰孟僚

謝舉  
陟

效顰一鶚力何補於培風照眼雙鳧手忽承於垂露一  
謙過矣三復楚然某官文采珊瑚歌聲金石融峰九千  
餘大氣埒青蒼郎垣二十五星光生銅墨哀時正直簡

在凝嚴某借助鞭長汲清綆短頌言美瑞知麟鳳之在  
郊趣覲通明戒鸞鳳兮先路

回善化韓宰

出宰山水縣喜調新琴為織雲錦裳有華舊繡載憑回  
鴈占謝來魚某官玉尺金方金莖晶潤融峰九千餘丈  
氣埒青蒼郎垣二十五星光生銅墨暫翔鳧影佇入鸞  
行某自賀寅同豈云未見娟娟一碧共看貫索之沉耿  
耿七襄莫效聯珠之報



回鄜縣曼宰

移繡波濤愧將絲轡出宰山水先度絃歌隕寄鴈回敬  
酬魚遺某官琳珪清越冰雪聰明雲傍碧桃千丈蓬萊  
之光氣月明綠野一簾秋浦之清風小種縣花佇歸院  
柳某俯慚舊斧仰辱聯珠味黃絹之辭永為好也乏貂  
榆之報受言藏之

回攸縣郭宰

舊繡塵深閱八莫於楚觀畫簾花度飛五朶於雲陽新

雨同心清冰照日某官光華尚錦盤錯投刀橫巴水之  
野舟肯煩期會聞楚萍之更鼓終覺分明邇只鳧飛翩  
其鵠立某馳馭技短磋切意長皎皎織女終不成章駕  
言匪報駢駢征夫每懷靡及尚克相規

回湘潭張權縣

雲移松影調新韻於宓堂春滿桃隆來清風於周轡懷  
哉今雨遺此華星小生欲相吏耶願同衷協丈夫即為  
真耳佇聽除音一水娟娟七襄耿耿

回永興趙權縣

鶴岑琴好相望明月之心鴈嶠書來不隔同年之面以  
雍容之雋軌將慷慨於公車北轍南轅遽江湖之相遠  
左韃右弭尚霄漢以為期占對甚臯垂孚為寵

回瀏陽任丞

晴紋照綬曉入新花遠素飛雲春回舊繡辱施先於一  
介愧禮後於七襄跂天孫之織雲莫將瑤報望美人兮  
明月尚藉瑱規

回寧遠簿到任

地鄰棲鳳喜聆千玉之吟風度鳴鸞恍聽九韶之奏縣  
花出色汀若生香然太乙之藜佇聽令業織天孫之錦  
莫敵腴施

回汝縣趙簿衡陽易尉

馳隰無功愧行雲於岫嶁佐琴有韻捧明月於瀟湘小  
車來映於縣花春佩相輝於岸芷某喜瞻聚軫樂在同  
寅北轍南轅漸覺江湖之隔左韃右弭尚為霄漢之期

回衡陽歐陽尉

挹春花於拂綬喜見青撐垂星宇於垂槎有華綠淨重  
此湖南之賓客美哉日下之神仙牲饗何功自笑再衰  
之技貂榆莫報更求三益之規

回楊料院

司會名藩有美同年之子委書下隰聿來異事之僚我  
簪玳於賓筵粲靡瓊於騷圃湖南幕貴良懷支使之賢  
水北價高寧久山人之索薄憑回鴈諭謝來魚

回宋稅院萬年

篁竹嘯鼯鼠僅免失刑岫嶺擊虎螭劃傳得句怒飛鐵  
畫光照錦機撫劍首於漆園敢當一吹聞簫聲於赤壁  
莫遂倚歌

回劉學錄

胡石壁客

我馬維駒訪岫嶺之奇字有鶯其羽發蓬萊之妙音亦  
來見我乎嘗有此客否某人語洗烟火書籠山川張生  
手持石鼓文氣涵綠淨揚雄自有河東賦聲透明光亟

呼熊耳之雲立近鼇頭之日某味同草木影合江湖扶  
搖萬里南溟相期汙漫上下四方東野此意輪囷

通交代寥提刑邦杰

號起齋

共審疏恩象魏易節熊湘星度天困光照武陵之雪風  
生春繡神開衡岳之雲翠蕩凌烟華絲絢曉恭惟某官  
傳心正學行世清規雲霄闕之高寒蜿蜒浦劍湖海樓  
之突兀北參旗屹砥柱於中流行大車於九軌出擁  
康沂之駕入提建禮之門犀監重弓武絢將軍之電金

曹叟組輝聯須女之珠佩聲雜選於蓬萊麾影橫斜於  
牛斗誰謂寒露清冰之勝屑為春山暑露之行收海若  
之波濤定夫正學布湖江之雨露朱子常平便當跨汗  
漫而擺雷礮于以經駘蕩而出馭樂屬天顏之西顧念  
民命于南維不有仁人孰長王國乃輟神仙於海上乃  
移星宿于軫中惟君子之祥刑自聖門之恕學推廣不  
究之條貫發揮無訟之本原轉陽和於芙蓉薜荔之間  
沛生意於榴接桁楊之外蓋以皋夔之長者而行孔孟



之本心皇華咨度咨詢盡展平反之業清問惟明惟畏  
即陪啓沃之聯某久把短鏡偶塵繡斧撫王事而集苞  
杞坐隔白雲望美人而結幽蘭喜逢今雨俯仰十年之  
同味夤緣百世之交情尊叱馭陽回車豈是秋春之鴻  
燕貢彈冠朱結綬尚將上下於雲龍意筆踈單衷旌搖  
曳

與袁州安守到狀

叨符便養假道言歸西水分江喜接九河之潤東雲捲

雨重瞻三峽之春即遂樞趨預深欣并

回素守不赴請

馳白雲之下幸甚假途卷今雨而來言將授館華髮之  
典刑甚厚清風之邊豆有加薄言還歸何速叩峽之馭  
願安承教第懷臺峽之春方命負慚嗣音抒謝

回交代權贛州孫提刑炳炎

南節易麾為慈親而拜命西臺就牧屈膚使以論交温  
朝花雨別之盟惜堂草春暉之色施先一介禮後七襄

恭惟某官大雅風流真清人物永懸雪跨吐吞禹穴之  
玉書鳳躍韶鳴鏗夏天台之金賦雷轟欵起山立徐行  
魏冠參卿月之班雜珮峻郎星之直侍女護衣雞人傳  
箭擬翠殿之賦詩衛兵森戟燕寢凝香肯芝山之攜酒  
豈第十萬家之春意精神三百里之湖光前席興思此  
佳吏部西人則曰真好監司寧遲履接於星辰便報緩  
行於霄漢春風扉影草臥朽楊夜雨灘聲雲銷貫索暫  
屈玻瓈之六轡更聯虹玉之半符昔清獻典州而三川

之琴有韻而濂溪行部則五嶺之獄無寃每惟八境之  
有緣皆著兩賢之遺迹盛德可稱於百世明公乃合於  
一人麾蕩照江劍刀易俗玉節青絲纜小駐虎頭白馬  
金盤陀過陪豹尾某無功將指有味陳情王陽回刺史  
車庶乎為子毛義捧郡守檄專以為親昔隨振鷺之英  
遊今忝傳龜之雅好夢回舊繡恍慚揚秕之前手挹新  
符早托絕塵之後會趣綸之來下辱飛檄之遠臨皇華  
之禮有加南陔之詩復作安有十一州之廉察屑為二

千石之交承行縣錄平反喜不隔望雲之舍詣府受約  
束願遂依近月之臺舌筆單踈衷旌搖曳

回陳侍郎篤齋

回車叩坂請自效於林鳥得郡江南取已捐之竹馬綢  
繆錦製緹襲袞華恭惟某官麾斤八極之風雷卷懷九  
天之星斗古靈神中之橐屨薦時賢温公洛下之評不  
遺人物遂使忝求芻之寄從而諧啜菽之私某半竹奚  
堪儷花甚寵想五畝青山之樂願請訂金懷四方明月

之詩曷酬贈璧

賀曾京尹淵子

號留遠

露綸渙渥星履陞華東澗西漚冠十連之元帥南昌北  
斗表六典之地官丹屏雲開紅牙日麗某官抉分雲漢  
吞吐江湖直氣摩空金天晶之錯落清規照世玉井水  
之甘寒自熾熾於鸞聲造我我乎豸角文章大手南豐  
先生政事十條小范老子袖出摩霜之鉞坐吟捲雨之  
簾真侍從歸拜於甘泉慈父母來臨於京兆乃由太乙

徑陟文昌氷懸雪跨而朝望孚日暖潮平而民氣樂儼  
衣冠於建禮坐鎮千畿籌帷幄於延和遄歸兩地某喜  
傳除絳阻赴賀綦五緯明霄望龍泉之秋色九河流潤  
懷虹翠之春暉

回曾主簿清老

曾玉堂秀  
溪之孫

千里明月隄企停鸞一字華星劃開湧翠惠而好我綦  
然有文某官地胄穹華天資潤美北平王之閱閱梧竹  
蒼蒼東山民之衣冠芝蘭奕奕盍騎麒麟而凌厲乃從

猿鶴以徜徉展也怒飛翮其孰禦某頃馳楚傳切志綿  
田邛坂回車庶乎為子江城捧檄正以便親永懷寸草  
之暉更感繁花之寵式相好矣莫酌錦繡段之華遡洄  
從之如此玻璃江之碧

回吉州權府賀新除

某寢疏棨座脩被絹封身到木天誤辱九重之眷詞垂  
金薤過蒙十部之臨方切循牆敢勤褒袞蓋如庸晚徒  
抱迂愚山林自分於投深畎畝空存於愛上朝清道泰



幸遭際於明時小往大來慶挽回於正氣猥令忝竊例  
沐登崇恭惟某官瑞毓長庚福移子駿家有甘棠之芴  
凜凜典刑人蒙別駕之春陶陶生遂適郡符之初綰覩  
帝綉之誤頌蓋惟大夫之曰賢遂令小子之有造正明  
一字恐慚讀秘閣之書肅使載還尚擬致監州之謝

回吉守李寺丞節

光膺芝檢榮剖竹符吉為大邦望二天之正急公有異  
政為百姓而一來新令風馳歡聲雷動恭惟某官雪山

水壑天球河圖居南岳風土之竒夙鍾清淑得西堂議  
論之正綽著典刑早啓雋途薦升華貫天官宮正持衡  
稍食之平穉臣司農挈領扈丞之重惟絕海迅颿可以  
開鯨浸惟倚天長劍可以破浮雲故當捨攘柅梃之秋  
常任撫字澄清之寄昔四郊洶洶帝每興當饋之嗟今  
二水湯湯公迄收按堵之效惟我廬陵郡之劇為今東  
蒙主之難莫非王事我獨賢勞旁諸縮手所謂世臣必  
有喬木上遂傾心向來二千石之除曾擬六一翁之里

惟蒼生之有福故珠浦之重還期會餘間雖異坡老作  
詩之舊道理最大喜聞韓王有德之言今庶幾乎侯來  
暮矣青原鷺渚未容坐席之温紫殿鷓班正恐召環之  
速某幸備受屢之數得同載道之歡已進迓於前驅乃  
退慚於後至欲陳情而未果先賜汗而謂何謝劉公紙  
書姑附鴻翔之便望皇甫壁記即脩燕賀之恭嚮戀深  
深數陳罔既

回前人

某薦蒙顓翰再遺駢緘辭遜一出於肺肝義理各存於  
肯綮螺浦之珠既去復返足以為竒夜光之璧無因至  
前受之甚懼輒裁尺素庸敘寸丹仰冀融清俯垂澄察  
回前人送冬禮

周歷紀正魯臺書至袴謠雷動恰先七日之來祭座春  
生共慶一陽之長頌聲盈耳和氣滿城某未薦賀言猥  
塵餽禮岸容待臘正樓寂寞之濱谷律先春多謝溫存  
之貺赧然登畧此控酌餘俟別陳仰干情亮

回黃主簿

伏以春花如水驚三紀之流光夏綠滿園又一年之初  
度方拾薪而煮瀑即嚼茗而嚙花敢意一謙有來多貺  
厚之厨珍以起其牢落將之篋實以申其慙童喜相  
誇為里中之羊酒兒癡不了笑門外之桑蓬拜而受之  
我之懷矣輪困感臆拍塞謝言

回監魁錢昇吏賀新除

天祥偶膺光寵實沐庇庥將為行人之辭先承君子之

餽樽來工部有光臨別之栢荷鵝贈右軍以比大鳴於  
鴈木登嘉以往感德惟深姑此占酌嗣容稟謝伏乞台

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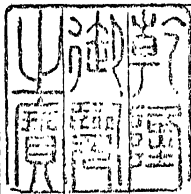
賀府簿錢昇叟

茲審錫命中朝職書大府密運良畫協贊大功伏惟慶  
愜天祥正深蒙賴倍切忻愉函此敘賀切幾委照

回大庾縣尉劉天聲

昨因歸雁獲附殷勤歲月如馳曠音弗嗣五朵雲箋翩

翻復來山林那記初度桑梓拳拳黼藻過矣就審一麾  
知已三尺司平揚州梅花何如庾嶺本色吟哦小駐倚  
聽橫飛庭實磊落分不得拜興言遠意若之何速之肅  
使知慚褻拜不敏何當裔狀



文山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山集卷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鄧寅



欽定四庫全書

文山集卷十二

宋 文天祥 撰

記

吉州州學貢士莊記

物之在天地間自銖粟以上莫不有主名獨貢士莊所  
儲以擬夫三歲大比士之送上春官者有司不知誰宜  
得之取什伯於千萬亦無敢自必為已得其予奪之殆

有物焉逸史稱隋末一書生所居抵官庫有數萬錢欲取之神人訶之曰此尉遲公錢也泉者天之利器惟天能以與人則夫任貢士莊者殆為天守利器以俟夫天之所以與人者充是心以往真無所為而為之其為仁豈不至而為義豈不盡乎咸淳六年簡池趙君必禴來為廬陵教授作興斯文教養畢具則按貢士莊之舊稽其所出內歲錢穀幾何廬陵士甲江右一科數路資送四五百人哀多益寡稱物平施末之云耳於是有增田

之議一之日置尹氏租為米八十斛二之日置彭氏租  
為米一千一百九十二斛趙君猶以為未足則曰傳而  
益之其來者之事哉添差教授番陽程君申之繼至相  
與詣郡請蠲賦吏持難易閣弗下永嘉繆侯元德甫下  
車二君申其請侯慨然曰奈何與吾黨校瑣瑣乎復之  
不崇朝予聞而異之以為侯與廣文之用心皆所以奉  
天道之不及者也古之爵人言必稱天國家謹惜名器  
自他蹊者悉名僥倖惟進士科使四方寒畯操瓢而進

付得失於外有司而定高下於殿陛之親擢公卿大夫  
由此其選當是時天子宰相一不容心於其間予嘗謂  
今之世惟科舉一事為有天道行焉士修於家試於鄉  
如探籌然以信夫天命之所遭而為貢士計者積倉裏  
糧共其道路先事而為之備隨天命之所與而後與之  
是心也豈復有內交要譽之私哉予故曰皆所以奉天  
道之不及者也是宜書且云取士於天下將以為天下  
用人之常情其窮也不為利疚則其達也不可以非義

屈後之臨大節斷大事決非異時簞食豆羹見於色者  
之所能也夫使郡國上其賢能而漢人續食之意隱然  
寄於學校士得以直走行都而無僕馬後顧所望於人  
也輕則所以全於已也大是邦學者世修歐周之業人  
負胡楊之氣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是舉也世道微有賴  
焉蓋益可書也已 是莊創始於尚書胡公槻隸于學者  
米二千二百斛有奇前丞相葉公夢鼎為郡增六百三  
十斛有奇前教官黃君愷伯增一千三百六十斛有奇

前趙侯與揣增四百一十斛有奇自二教創後施君郁  
鄭君師臯增二百五十斛有奇合今所增通為米六千  
一百斛有奇以學諭提點莊事劉少南張敏子云八年  
八月記

吉州右院獄空記

吉州右司理院廼開慶元年五月獄空九月又空明年  
五月又空吉為州凡三獄曰州院曰左司理院右院其  
一也方千里之國未易為理而物之不齊其情固然省

刑罰止獄訟賢者雖欲為之而格於其勢之所不可長  
老傳說以為自南渡百餘年惟乾道庚寅嘉定甲申獄  
嘗空乾道事不知何如嘉定間南昌張別駕被旨攝廬  
陵郡初張宰清江得米南宮獄空二字勒諸珉以詔不  
朽洎來吉募本遍付諸獄不三月遂皆以空告由今推  
之謂長民者一念之善感召和氣可也上有所好下從  
而逢之是未可知夫以百餘年兩見之事可謂稀濶而  
其可疑又如此然則雖謂之絕無僅有可也今司理君

為政寬允嘗平反死事二法應賞君不自以為功當路  
論功亦不及人謂君超然利害之表君曰吾盡吾心而  
已而何賞之較君實有愛人利物之心哀矜庶獄無所  
不用其至人人自以為不寃獄空遂為常君書三考候  
代者未至歲月有竒獄空之事其二在考內其一在候  
代時院之設久矣官此者幾人得闕而來受替而去其  
間可紀之盛百餘年僅僅兩見今君受任三考已能配  
此曠絕之蹤而書滿已後迄臻三美君職於其事可謂能



無愧矣此而不書後將何觀雖然予嘗上下世變觀之  
自畫象之化遠人心之樸日以散惟成康時曰刑措不  
式漢文時幾致刑措下此則唐初死囚歸獄之事人以  
為竒蓋唐虞後至今三千餘年而斷獄之省數不過三  
四海之大兆民之衆不可以一院比也然聖人得國而  
為之持之以道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其效驗近卜  
於期月三年而遠亦不過於必世夫古今刑措之日既  
如此其難而區區空一院之獄又如此其不數聖人之

志其遂不可行邪雖然由君之事則百餘年間職業之  
可書曾不一再而君以歲月為之有餘天下事信不可  
為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予所以初為世道感而以其  
尚可為者深幸也嗚呼君其毋以自足哉君姓洪名松  
龍巖陵人

龍泉縣太霄觀梓潼祠記

龍泉邑治左出門行數百步有太霄老子宮焉辛酉之  
春予登其巔四山拱趨天宇高曠會令方營度作梓潼君

君祠邀予為字曰元皇之殿既為從事六月殿成明年  
令若士以書諭曰役之初興君實來辱為之書請卒記  
之邑為吉上游山川清拔民秀而文天聖以來高科鼎  
鼎出有位至侍從以忠直自奮尚論文獻者歸焉維柳  
實接壤桴鼓數震今初至適江上有警柳寇益乘以謀  
周旋軍旅不得以間事平今謂吾幸為禮義邑雖倥偬  
不容不為俗化地況少須暇乎稽諸圖志庭廟鱗立吾  
黨之士獨無所敬祀會賓興詔下乃進諸生謀曰今三

歲大比試者以文進將文而已乎意必有造命之神執其子奪於形聲之表者蓋元皇是也士之所自為行為上文次之神所校壹是法合此者陟違此者黜人謂選舉之權屬之有司不知神之定之也久矣蜀山七曲神所宅之國衣冠文物莽為風塵惟神元命寔始吳會英靈赫赫將從君父所在而依之是以江湖以南神迹多著此固士之所當欽崇而景仰者舍而不祠惟缺典是懼議遂決予按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又曰昊天

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夫人一動之微必  
有神明焉得其情於幽隱易肆之地茲其所以體物而  
不可遺也惟經傳統謂之神未有所指名近世貴進士  
科士以得失為病自元皇廟食於是始有司桂籍之說  
化書所謂九十四化變遷推移曠千百歲雖涉於不可  
測知然神生為忠臣孝子歿為元皇真人取士本未實  
昉於人心義理之正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果哉其不誣  
矣孟子曰天爵仁義忠信人爵公卿大夫古之人修其

天爵而人爵從之聖賢不語怪而教人先內後外未嘗  
非神之意神雖游於太虛而考德問業初無戾於聖賢  
之言其在祭法苟有以明民成教宜與祀典則神之有  
祠豈緇黃之宮之埒邑有先民典刑大冠逢掖爭志策  
勵為臣止忠為子止孝此其內心固油然而不自已而沉  
高山仰止明神在前則其戒謹恐懼工力當倍他日拔  
起諸生彬彬知名則居公卿大夫之位必將有仁義忠  
信之人令之此舉於人才甚有功於方來世道非無所

關繫豈曰以區區科目望其人而惠徼福於神之一顧哉祠翼殿以庶丹墀具鐘鼓供器如式像設居中內而父母婦子事親之道孝之屬也外而侍御僕從為臣之道忠之屬也費錢七十萬有奇十萬為令俸餘裒多迄於成觀下古曰龍頭里因其名為坊扁額校書郎姚君勉筆也令方為遠者計廉用積餘市田以奉祠事繼今邑之士其受令之賜永永無斁令陳氏名昇三山人初攝事繼辟今任云

文山觀大水記

自文山門而入道萬松下至天圖畫一江橫其前行數百步盡一嶺為松江亭接堤二千尺盡處為障東橋橋外數十步為道體堂自堂之右循嶺而登為銀灣臨江最高處也銀灣之上有亭曰白石青崖曰六月雪有橋曰兩峯之間而止焉天圖畫居其西兩峯之間居其東東西相望二三里此文山濱江一直之大槩也戊辰歲余自禁廬罷歸日往來徜徉其間蓋開山至是兩年



餘矣五月十四日大水報者至時館中有臨川杜伯揚  
義山蕭敬夫吾里之士以大學試羣走京師惟孫子安  
未嘗往輒呼馬戒車與二客疾馳觀焉而約子安後至  
未至天圖畫其聲如疾風暴雨雷轟虓震蕩而不可禦臨  
岸側目不得注視而隔江之秧畦菜隴悉為洪流矣及  
松江亭亭之對為洲洲故坳然隆起及是僅有洲頂而  
首尾俱失老松數十本及水者爭相跋曳有偃蹇不伏  
之狀至障東橋坐而面上游水從六月雪而下如建瓴

千萬丈洶湧澎湃直送乎吾前異哉至道體堂堂前石  
林立舊浮出水面如有力者一夜負去酒數行使人候  
六月雪可進與否圍棋以待之復命曰水斷道遂止如  
銀灣山勢回曲水至此而旋前是立亭以據委折之會  
乃不知一覽東西二三里而水之情狀無一可逃遁故  
自今而言則銀灣遂為觀瀾之絕竒矣坐亭上相與諧  
謔賦唐律一章縱其體狀期盡其氣力以庶幾其萬一  
予曰風雨移三峽雷霆擘兩山伯揚曰雷霆真自地中

出河漢莫從天上翻敬夫曰八風捲地翻雷穴萬甲從  
天驟雪駿惟子安素不作詩聞吾三人語有會於其中  
輒拍掌捋鬚捧腹頓足笑絕欲倒蓋有淵明之琴趣焉  
倚闌踰時詭異卓絕之觀不可終極而漸告晚矣乃令  
車馬從後四人攜手徐步而出及家而耳目眩顛手足  
飛動形神不自寧者久之他日子讀蘭亭記見其感物  
興懷一欣一戚隨時變遷予最愛其說客曰羲之信非  
曠達者夫富貴貧賤屈伸得喪皆有足樂蓋於其心而

境不與焉欣於今而忘其前欣於後則忘其今前非有  
餘後非不足是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豈以昔而樂今  
而悲而動心於俯仰之間哉予憮然有問自予得此山  
予之所欣日新而月異不知其幾矣人生適意耳如今  
日所遇霄壤間萬物無以易此前之所欣所過者化已  
不可追紀予意夫後之所欣者至則今之所欣者又忽  
焉忘之故忽起奮筆乘興而為之記且諭同游者發一  
噓

鄒文叔垂芳堂記

吾鄉上游有佳木連理生於鄒公長者之地不知幾何  
年益公取以補廬陵圖誌木濱水如老蛟天橋有騰驤  
怒起之勢咸淳八年秋一夕大雷電以風木隨水而飛  
又二年秋有蓮一蒂雙華出於文叔北窗下苔池中文  
叔長者曾孫也連理表章於乾淳間鄒氏始享有其瑞  
予聞長者一再傳皆恂恂友愛同氣並根既碩且蕃實  
生來仍今文叔之庭二季競爽兩孫端美天將昌之其

殆視同穎兩岐網緼塊北而未有已乎文叔喜而命予  
題其堂曰垂芳夫一草一木之微比於太虛僅同毛髮  
而鄂不韡韡兄弟之親小雅所為賦也於吾心得無感  
乎予旦夕尚徘徊新堂為君賡棠棣之一章

李氏族譜亭記

蘇老泉有族譜引又有族譜亭記引專言父祖子孫出  
於一本不可忽忘記則以鄉人不義不睦者為戒愚嘗  
謂引之詞極論骨肉之所從而動其內心之愛此宜與

賢者道至於記之所載其言他人戕賊之故而惟恐族  
陷於不淑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則此訓又親切焉西山  
李氏家於龍泉數百年先世有諱穀者與潁濱遊老泉  
之譜引自以為得於面授而切意其亭記尚未及見也  
今其族放蘇氏作族譜亭以不忘先世潁濱之交以庶  
幾老泉之意有名繼祖者又修復之以紹前志為予求  
序予為之書而樂道其美夫其譜引先世既自得之以  
遺其子孫今其子孫固已識先世之用心矣予猶以為

未也則告諸繼祖歲時聚族拜奠亭下更願與蘇公亭  
記各各觀誦一過使為長上者復申告之曰謹毋為鄉  
之某人者

蕭氏梅亭記

廬陵貢士蕭元亨江西帥平林公之孫贛州龍南縣丞  
之子蚤孤有立克肖厥世於其讀書游息之暇有自得  
焉乃作亭於屋之西偏周之以徑被徑以梅亭後有廊  
有詩畫壁間前方池廣五尺飼魚而觀之隣墻古樹蔽



虧映帶清風徐來明月時至君領客於此上下談笑容  
多乃祖父舊遊而君樂從之稱其家兒也君名亭曰梅  
而屬其容請記於予予昔者登平林公之門入其園臺  
觀沼渚卉木竹石曲折靡曼登覽幽遠公緩步徐坐杯  
酒流行古君子也退從贊府與其次子江陵支使昂然  
野鶴粲然華星南金荆玉應接不暇佳公子也今是園  
也亭館日以完美草樹日以茂密元亨兄弟又從而增  
大之夫高臺曲池百歲條忽此孟嘗君之所以感慨於

雍門周者也予於君不十年間俯仰三世昔也念其門之遭今也賀斯園之幸則告於元享曰天地閉塞而成冬萬物隸通而為春方其閉塞也陰風厲栗寒氣顛顛衆芳景滅萬木僵立何其微也及其隸通也木石所壓霜露所濡土膏墳起芽甲怒長何其盛也天地生意無間容息當其已閉塞之後未隸通之前於是而梅出焉天地生物之心是之謂仁則夫倡天地之仁者蓋自梅始今君之樂斯亭而賞斯梅也其何以哉天地莫不有

初萬物莫不有初人事莫不有初人心莫不有初君從其初心而充之無非仁者使梅而有知吾知其為君欣然矣昔東坡記靈壁張氏園亭推本其先人之澤而拳拳然望其子孫且將買田泗上以與張氏游焉予里人辱君好舊矣宜其甚於坡之愛張氏也

衡州耒陽縣進士題名記

衡州進士題名記設於學耒陽隸焉去年歷兵火浸湮毀來陽宰郴江王某始與其士刻石邑庠以自為一同

人物記邦人鬱林教授周君道興介予曰縣之立是碑屬歲大比將作興士氣也冀子為之記予嘉其勤不得辭按衡進士姓名可考者自祥符省元鄭向而始景祐八人俱擢第郡人侈為渾化時耒陽居其三嘉定郡貢十八人來陽又半之間歲往往多得士今邑人於花州之識翹乎其未慙也雖然科第之未不足為儒者道天下事固有大於此者矣衡有石鼓書院朱文公實為記其論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以為志於己者所羞言至謂

學校科舉之害不可以是為適然而莫之救先生所以  
正人心破俗學者願乎其至也前輩之流風未遠學者  
之分內何限屬邑之士其得無所聞乎然則縣之此碑  
將以紀姓名也豈曰使人歆慕誇羨矻矻然為務外之  
歸哉夫在上有師道則在下有善人修於家有正學則  
天子之庭有真儒此令尹與凡邑之士兢兢終日而不  
能已者也若夫苟焉而學泛焉而仕冒焉而題則後人  
指之曰某也若何某也若何嗚呼是不可不凜凜乎哉

撫州樂安縣進士題名記

撫領縣五進士題名記自太平興國樂公史始以迄於  
今班班然雖然此記諸郡者縣又各有記郡縣皆以本  
人物之出而縣又近也樂安自紹興十八年始置縣於  
時士文富義豐頭角嶄出志氣凜然蓋文物之發越久  
矣三歲大比由是而計偕者始而二三人繼而四五六  
七人擢奉常第者始而一人繼而二三人斯盛矣而記  
未立闕也予同年新贛州教授何君時以書來京師曰

薦於鄉而仕於國皆士之達也追其已往之不及記待  
其方來之不勝記將託諸石以詔不朽願假之一言辭  
不獲按圖志縣始創實割崇仁三鄉與吉之永豐一鄉  
斯土也蓋文明之會也山川之英扶輿清淑之所藏是  
故名世出於其間歐陽子之於永豐文恭羅公之於崇  
仁是其人也今縣東跨西并收拾竒山水以為一國風  
氣磅礴且百年於此斯文之運寢以張王此豈偶然之  
故邪雖然二君子所長非科第也有大焉者矣登斯記

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當何如哉當何如哉

瑞州三賢堂記

瑞有三賢祠堂三賢余襄公蘇文定公楊文節公祠堂  
舊在水南闌闌景定庚午燬於兵前守嚴陵方君逢辰  
遷之稍西垂成而去某為君代相遇於上饒君語及斯  
堂曰瑞人之敬三賢也如生二年無所於祠意閔閔焉  
予是以亟新之也然塗墍未畢像設未備子其成之成  
則為之記某至郡既敬奉君之教遂率諸生行釋菜禮



而君書三至諗記之成某不得辭夫瑞為郡號江西道院然在汴京盛時為遠小故余蘇二公皆以謫至淳熙間郡去今行在所為近而楊公江西人雖自蓬監出守殊不薄淮陽也地一而時不同又守郡者與他謫異然瑞人矜而相語聚曰吾郡以三賢重余公坐黨范文正蘇公坐救其兄東坡先生後又以執政坐元祐黨楊公坐爭張魏公配饗事使此三賢者皆無所坐安得辱臨吾土噫甚矣瑞人之好是懿德也然三賢所養猶有可

得而竊窺者乎范公忤呂丞相而去也未幾復用前日  
寅緣被斥者以次召還襄公自瑞徙秦乃獨請嶺南便  
郡以歸愈去愈遠豈非所謂同其退不同其進者耶蘇  
公世味素薄其記東軒謂顏氏簞瓢之樂不可庶幾而  
日與郡家收錙銖之利曾不以為屈辱異時再謫三徙  
之餘退老潁濱杜門却掃不怨不尤使人之意也消若  
楊公則肆意吟哦筆墨淋漓在郡自為一集與疇昔道  
山羣賢文字之樂無以異也若三賢者豈以擯斥疎遠

累其心哉夫擯斥疎遠不以累其心者其流或至於脩然遠舉超世遺俗而三賢又不然余公用於慶厯蘇公用於元祐蹇蹇匪躬皆在困躓流落之後楊公當權姦用事屢召不起報國丹心竟以憂死凜然古人尸諫之風嗚呼此其所以為三賢歟由前言之吾知在瑞之時樂天安土由後言之吾知在瑞之時乃心罔不在王室嗚呼此其所以為三賢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太史公曰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瑞人之敬三賢也又於

此思之當有以稱方君所為欲記斯堂之意某於先正無能為役

建昌軍青雲莊記

大農簿趙侯守盱之明年建青雲莊成侯旦夕受代行矣移書請記於廬陵文某曰大江以西搢紳衣冠盱為盛盱賓興薦士三十七江山奇氣發天地之藏未艾也郡有庫邑有莊皆以貢士名賦鹿鳴與計偕者僕馬道路而無虞矣則後自念士方奏名待對皇帝王伯之規

模造端發輒如火始然奈何以旅瑣瑣病寒峻乎會南  
豐有寺曰安禪燬於寇田若干無所於屬於是復其租  
稅為屋四楹廼積廼倉於寺之廢址命曰青雲莊錢穀  
有司三歲一會凡盱之試御前者贖各有差所為厚士  
於方來蓋庶幾焉其復於侯曰自異學興緇黃之宮遍  
天下其徒蠶食阡陌相望有志之士嘗欲磨以歲月聽  
其消亡士大夫蔽於福田利益之私非惟無救於弊更  
張大之侯也炳然大觀右儒而左釋制其膏腴移彼子

此正合前賢建置可謂執德而不回者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浩然者際天地而常存不假外物而為消長士豈以侯為浼已哉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釋者曰古者貨具五貝為朋百朋得祿多也小雅之序菁菁者美其育材變小雅之次菁莪者傷其廢禮以君師在上取其長育人材者禮如何其廢之矧諸侯奉天子命守土有國士賢者能者悉上送春官勸駕續食固其所也侯推廣國家樂育之意知

盡禮而已與之者非以為恩受之者豈以為不屑哉莊  
生論鵬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風斯在下本放曠者寓  
言自隋唐以來世人尊異科第若青雲者放之而為之  
辭古之人其身益高其心益危人以為瞻望不可企及  
乃其憂責之始士之於一旦豈真以發身為汗漫乎哉  
易之象雲上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士待對時也雲  
雷屯君子以經綸士澤物時也侯誠有望於人物有意  
於世道有以為需之飲食侯事也無以為屯之經綸士

責也侯不負士士亦不負侯是為不負所學不負天子  
侯名孟邁董莊事者前通判臨江軍曾君積新袁州萬  
載縣主學徐君應午貢士庫名存而實湮以白金二十  
鎰補其籍改庫為田以利久遠其出內則隸是云

贛州重修清獻趙公祠堂記

郡所在祠先賢之為守者守得祠以遺愛然而百世之  
下君子之澤有存焉者寡矣而聞其風為之興起尸而  
祝之不謀同辭識者於是上下世道而觀其大節焉故



叅知政事贈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抃歷事仁宗英宗神宗以忠亮純直為時名臣公嘗治虔治益治杭治越其政本之以清淡行之以簡易寬不為弛嚴不為殘使在漢氏課功第能當不在循吏下抑公所為大過人者不寧惟是當王安石變更祖宗法海內騷動廷臣唯諾趨走莫敢後公獨與司馬文正光范忠文鎮言質肅介介頷頷爭論不少假借至上疏言財利於事為輕民心得失為重不罷青苗使者非宗社之福公卒去位小人相繼

用事濁亂天經蕪牙禍根荆舒之罪穢汙簡冊如有一  
个臣斷斷猗無他技中原遺老炳然元龜天下後世感  
憤追想猶凜凜有生氣嗚呼此其所調大節關係於世  
道治亂升降而不可誣也咸淳六年知贛州大宗丞番  
易李侯雷應以公嘗辱為是邦始至訪公祠所在郡治  
故有祠與濂溪並自濂溪移祀於學前守陳公宗禮始  
建公廟於城之東偏歲時妥侑習為故常屋敝且壓神  
不顧享侯慨然曰是不可憚改會歲豐人和庭無徵發

於是棟楹欄檻之腐敗撓折者斂臂丹雘之踈漏漉漫者神位祭器之缺失不如禮者所費節約一日新美又更為之門俯臨大衢非徒侈觀使過者敬恭焉明年夏五落成侯時已除湘南刑獄使者將行走書屬某記之某惟吏道苟且逐未忘本久矣侯之先公忠清有風裁於世侯得之見聞獨能尊事文獻景行先哲風示邦人以繹教思其淵源有自來哉清獻距今二百餘年贛石公所鑿也章貢臺公所創也公之事遠矣而其山川猶

有衣被其餘者贛人之思之曰公生而德澤在吾土公之賜也公死而典刑在吾土公之賜也嗚呼公之在熙寧也當時小人號為得志富貴漸盡終歸無有贛何地也而公祠在焉後公而為贛者相望亦豈無可以繫去思者而公之祠巋然靈光何其懿也嗚呼士大夫之於當世其大節可不謹哉可不謹哉

贛州重修嘉濟廟記

今天子咸淳六禩大宗丞權侍左郎官李雷應被旨知

贛州贛地大而俗囂山寬而田狹俗囂故易以謀田狹  
故易以饑侯未至以為難將至以為憂迺七月下車膏  
雨霑流嘉氣全集民聲大和四郊以寧侯悅莫喻所從  
來也百姓歌之曰我土漚漚黍稷芄芄孰啓我侯我神  
之功我岷岷牛犢熙熙孰相我侯我神之威侯驚召  
父老進而問故曰是何神也父老相率告於庭曰州之  
東有廟曰嘉濟自秦漢以來血食至今我民司命匪神  
其孰尸之侯撫然曰我何以得此於神哉抑神實德我

我其有不致力於神廼肅籩豆乃潔牲牲晨起詣廟以謝以祈既竣事周視庭宇不遑於寧始建議營度刊木於厓浮竹於津厥材既堅厥工惟時植圮支仆撤去庫陋傭力奔走咸勸於事堂皇言言廊廡嚴嚴有門秩然有亭翼然於是神位具宜廟制大備王公皇皇袞冕裳衣祠既畢則以其餘修道達以便來游者葺三浮梁以便絕江者錢竒二百萬粟竒二百碩悉出侯所節縮故役成而人不知明年四月侯除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未

行粟米在市螽麥滿野雞犬相聞達於嶺表訖侯去視  
始至如一日焉百姓復歌之曰奕奕廟貌我侯新之侯  
為我民匪神是私田有稻粱野無干戈徵侯之賜胡以  
室家避舞僂僂伐鼓淵淵何以報侯萬有千年予時卧  
山中州從事具本末來屬予書其事予按祭法能禦大  
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神之為靈昭昭矣謹敘次  
下方納諸廟門為記

贛州興國縣安湖書院記

贛興國縣夫子廟在治之北門縣六鄉其五鄉之人來游來歌被服儒雅東二百里曰衣錦鄉其民生長斗絕險塞或為龍蛇瀆於邦經有司黽勉以惠文從事咸淳八年宣教郎臨川何時來為宰憫然曰使人不可化則性命之道熄矣顧邑校曠越不克施迺夏四月即其地得山水之勝議建書堂以風來學召其豪長率勵執事堂庭畢設講肄有位彙試館下錄為生員凡二十八人又拔其望四人為之長冬十月令率諸生以牲幣薦於先



聖先師樽俎旗章等威孔嚴環視愕眙屏息胥抃鰲老  
婦子轉相傳呼然後翕然以儒者為重令曰吾教可行  
矣載命胥正秩其比伍家使有塾人使有師如黨庠術  
序之意置進學日記令躬課其凡督以無怠又上諸府  
改其鄉曰儒學植之風聲於是山長谷荒人是用勸咸  
願進嚮文事率由訓程傳曰天地之道浸言化以漸也  
風俗之積幾千百年而今一朝變之固若是速歟共惟  
國家五星聚奎實開文明皇祖制詔天下州縣立學所

在表章儒先復創書院三代以下斯文彬彬焉先民有  
言地氣自北而南粵從衣冠正朔啓我吳會自江以南  
悉為鄒魯今也遐荒陋僻沐浴教恩如狂得瘳如迷得  
呼王澤之滲漉日深地氣之推移日至此豈偶然之故  
哉予於令為同年進士適守是州令奉天子明訓以字  
民為職能廣學愛宣德化是為不辱威命將上其事於  
朝復諭之諸生曰昔有文翁興學於蜀受業博士時則  
張叔學官弟子畏而懷之彼何人哉叔兮叔兮又進諸

生之長論之曰昔有文公設教於潮潮人趙德以士見  
招維文與行倡於齊民其則不遠德哉若人諸生拱而  
前曰某等幸生明世惟師帥不鄙夷之俾獲有聞雖不  
敏敢不受教請刻諸石以詔百世書院之制前為燕居  
直以杏壇旁為堂左先賢祠祠後為直舍繚齋以廡不  
侈不隘臨溪為之門堂名絜矩齋名篤志求敏明辨主  
善率性成德其門總曰安湖書院某山中所題云

道林寺衍六堂記

余行部長沙道湘西登道林寺舊有四絕堂指沈傳師  
裴休筆札宋之間杜甫篇章也堂之顏吾鄉益國周公  
書之至是百二十年公又有記述蔣之奇語之奇取歐  
陽詢書韓愈詩而黜裴宋公獨合古今異同有衍四為  
六之說人之意度相遠如此僧志茂以屋壓字漫壽公  
字於石取公之意易名衍六將揭於新堂士嘉其有二  
善焉補唐賢故事寶乾淳遺墨非俗衲所為為之嘉嘆  
而記其後

五色賦記

孟春之二十五日發舟石鼓越三日過衡山宰趙孟僚  
送縣志遺逸門一段云寇豹與謝觀同在唐崔裔孫門  
下以文藻知名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  
梁王之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觀謂豹  
曰君胡不作赤賦豹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于原武王  
伐紂之年血流漂杵前輩遊戲文字足以解人頤如此  
客曰更倣之作黑賦如何予應聲曰孫臏銜枚之際半

夜失踪達磨面壁以來九年閉目客絕倒予曰君盍賦  
黃賦青如何一客云杜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衛青塞  
馬之前沙含夕照又一客云帝子之望巫陽遠山過雨  
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曰黃曰青不於其蹟而於其  
神亦一時興致所到因反觀寇謝前作惟月明千里得  
白之神曰雪曰火曰血皆不免着迹且漂杵是武王一  
處事燎原與田單不相干一客改之曰堯時十日並出  
爍石流金秦宮三月延燒照天燭地一客又曰夜登庾

亮之樓月明千里如何對或對曰秋泊袁宏之渚水浸  
一天子謂前作已是劣劇後來者又進乎滑稽矣因次  
第其高下赤豪雄第一黑深妙第二黃神俊第三白脫  
灑第四青風韻第五或以黑為冠子亦莫知其定因記  
之以諗觀者

衡州上元記

歲正月十五衡州張燈火合樂宴憲若倉於庭州之士  
女傾城來觀或累數舍竭蹶而至凡公府供張所在聽

其往來一無所禁蓋習俗然也咸淳十年吏部宋侯主  
是州予適忝陳臬事常平以王事詣長沙會改除於是  
侯與予為客主禮是晚予從城南竟城東夾道觀者如  
堵入州從者殆不得行既就席左右楹及階階及門駢  
肩累足穢穢如魚頭其聲如風雨潮汐咫尺音吐不相  
辨侑者集三面之人趨而前執事幾不可曲折酒五行  
升車詣東廳廳之後稍偏為燕坐俎豆設焉主人既肅  
賓車不得御乃步入燕坐之次至則兒童婦女雜襲而



爭先男子冠以上往往引去及獻酬州民為百戲之舞  
擊鼓吹笛爛斑而前或家俱焉極其俚野以為樂游者  
益自外至不可復次序婦女有老而禿者有羸無齒者  
有偃僂而相攜者冠者髻者有盛塗澤者有無飾者有  
攜兒者有負在手者有任在肩者或哺乳者有睡者有  
睡且蘇者有啼者有啼不止者有為兒弁髦者有為總  
角者有解后敘契濶者有自相笑語者有甲笑乙者有  
傾堂笑者有無所覩隨人笑者跛者倚者走者趨者相

牽者相扶擎者以力相拒觸者有醉者有勸者咳者唾者嚏者欠伸者汗且扇者有正簪珥者有整冠者有理裳結襪者有履闕者有倚屏者有攀檻者有執燭跂惟恐隨者有酒半去者有方來者有至席徹者兒童有各隨其親且長者有無所隨而自至者立者半坐於地者有半坐杌下者有環客主者有坐復立者有立復坐者視婦女之數多寡相當蓋自數月之孩以至七八十之老靡不有焉其望於燕坐之門外趨趣而不及近者又

不知其幾千計也當是時舞者如儼之奔狂之呼不知其褻也觀者如立通都大衢與俳優上下不知其肆也予與侯頽然其間如為家人之長坐於堂而驕兒駭女充斥其間不知其偏也予起而舉酒祝侯曰以平易近民而民近之豈弟父母侯之謂矣侯酌且執爵前曰惟使者使民不寃無湮鬱其和我是以大有民予避且謝則復諸侯曰使時和歲豐日星明概舉海內得以安其生而樂其時衡與賜焉維天子之功臣等何力之有侯

拱而立侯蜀人也因與子言益州承平時元夕宴遊其  
風流所親見蓋出於祖宗德澤天地涵育之久而今不可  
復得矣子愍然私念之開慶景定間衡以中州不得免  
於難今城郭室廬公私文物猶草創綿蕪云爾然以幾  
世幾年所為郡而十數年間卒然修復得其大體非國  
家忠厚積累於民力愛養有素豈望如今所成立哉蜀  
自秦以來更千餘年無大兵革至於本朝侈繁鉅麗遂  
甲於天下不幸蕩析若鬼神之忌盈者今衡之民務本

而勤力歲時一觀游之外衣食其耕桑儉而不泰風氣  
淳厚猶南方建德之國其將進而未已者乎予為親懷  
歸得郡且行侯選表於朝有日矣惟一時民物之槩得  
於目擊相與嗟嘆濶絕而欣喜不厭於心者不當無所  
紀具懼夫可愛可愕之狀俯仰蹉跎忽不可以復追也  
燕之明日亟奮筆記之以庶幾觀風之意且使後來者  
於侯政有考焉侯名遇今居延平

雷州十賢堂記

國朝自天禧乾興迄建炎紹興百五十年間君子小人  
消長之故凡三大節目於雷州無不與焉按雷志丞相  
寇公準以司戶至丁謂以崖州司戶至紹聖後端明翰  
林學士蘇公軾正言任公伯雨以渡海至門下侍郎蘇  
公轍以散官至蘇門下正字秦公觀至樞密王公巖叟  
雖未嘗至而追授別駕猶至也未幾章惇亦至其後丞  
相李公綱丞相趙公鼎參政李公光樞密院編修官胡  
公銓皆由是之瓊之萬之儋之崖正邪一勝一負世道

與之為軒輊雷視中州為遠且小而世道之會乃於是  
觀焉我度皇之九年詔大府寺簿虞侯應龍知雷州侯  
雍公曾孫有文學凡登朝必與史事諸所衮鉞得春秋  
大旨植之風聲尚有典刑其至雷也考圖謀訪耆老顧  
瞻山川怒如有懷乃黜丁氏章氏自萊公以至澹菴凡  
十賢為祠於西湖之上使海邦興起前聞一朝皂白知  
所以勸敬賢如師疾惡如仇侯所為豈刀筆細故哉嗟  
乎雷何地也諸賢冠冕於此儼然而威自太守諸生以

下敬共登降制幣薦奠如先聖先師人有常言惟是風  
馬牛不相及也諸賢何以得此於南海南海何以得此  
於諸賢乎哉我祖宗待士大夫忠厚而有禮稽諸司敗  
嶺海則止此事上配帝王非漢唐所及雖施之姦回容  
有傷惠而賢者失路靡不獲全祈天永命萬有斯年噫  
嘻盛德事也祠經始於十年九月十月吉日落成侯謂  
予同館走書數千里至顛屬予記予不敏敏其凡復為  
迎送神辭使祀則歌之辭曰 颺風起兮雲黃萬里兮



故鄉桃李兮被不祥何懷乎斯宇兮惟獨有此衆芳海  
可竭兮神不可忘五嶽為質兮三辰為光保我有國兮  
萬年其昌

雷州重建譙樓記

凡並海而為州皆有颶風而雷為甚中州多山地氣固  
密城郭公府苟非水火兵革之難雖累數千百年存焉  
可也南方歲有颶風拔大木蜚大屋以為常矧雷三面  
際海當風之衝豈獨城樓難哉太史氏虞侯應龍來為

守是為咸淳十年六月十有二日夜半颶風作厥明視  
譙壓而城壞方風之來也其暈如虹有蜃氣如樓臺及  
其歛霍凌轢訇哮撞搪其聲不可名狀侯曰斯樓郡以  
晝夜者非大且壯無以支永久乃箴鉅材鳩工並興設  
為巍峩下臨鯨波予聞而憮然曰天下猶海也世變猶  
風也昔人有言大厦非一木可支又曰震風凌雨而後  
知厦屋之帡幪也侯所建立有安天下之道焉侯之為  
雷也寬而有制嚴不為暴始至蒐軍明律戮澤中為龍

蛇者獄有三年淹破其貨內者覈丁籍實民賦老壯以  
時富貧有經又為之表賢哲興學校開其倫常示人有  
恥陶為清淳訟是用希凡此皆侯所為反風徙鱷之本  
也天子神聖文武克有天命祝融受職海若順令侯為  
政知所本价人維藩式是南邦城樓云乎哉

文山集卷十二